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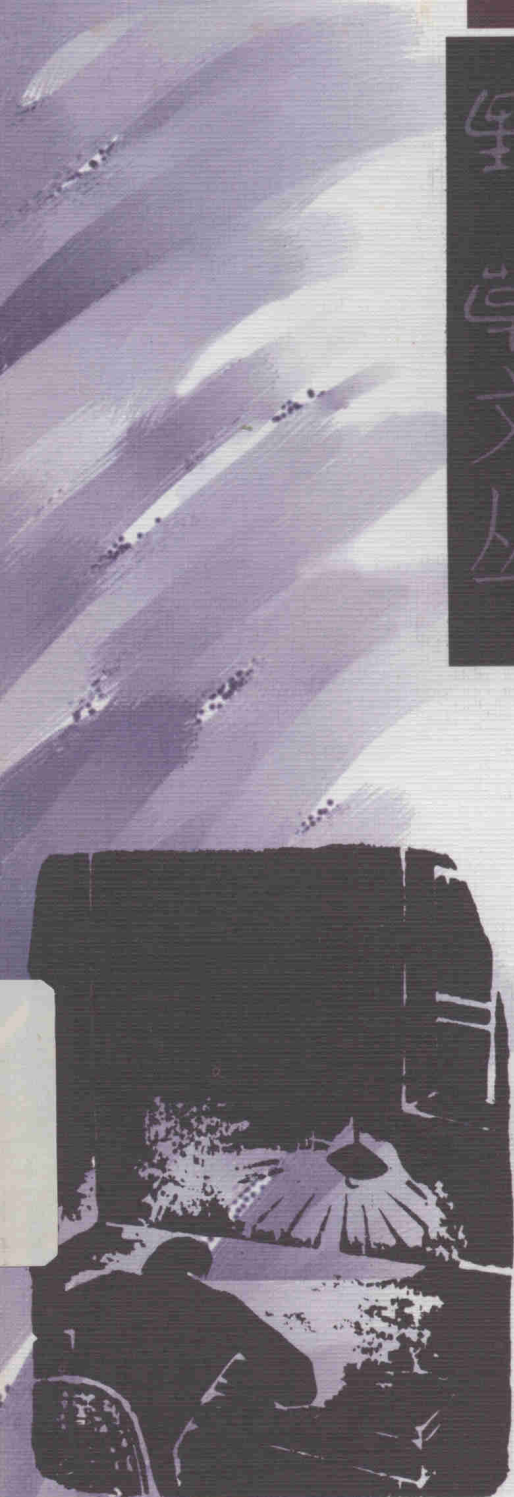
邵燕祥 著

夜读抄

木犁书系

野草文丛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犁书系

野草文丛

夜读抄

邵燕祥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读抄/邵燕祥著.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8

(野草文丛)

ISBN 7-5334-2880-3

I. 夜… II. 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7412 号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旭

野草文丛

夜读抄

作者 邵燕祥

丛书责编 孙汉生 黄旭

本册责编 阙国虬

责任校对 陈皓龄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泉州晚报印刷厂
(泉州新华路 29 号 邮编 362000)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49 千

插 页 4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00

书 号 ISBN 7-5334-2880-3/I·174

定 价 14.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

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 45 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步，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福建教育出版社

“野草”献辞

高明的学者和博雅的作家，是不屑于写短小的文字的，那因由是浅显而直白。而不幸这世间的道理偏偏纠缠着浅与白，于是便有了这些文不雅驯的文字。我们把它称为“野草”——那些在荒凉中挣扎存活的什物。鲁迅曾在沉寂中描述过它。

不需要宣言与告白，“野草”呈现的是弱小与有限，是为了消失才出现在这个世上。这些急促的独白，不属于永恒与未来。它笑对着自己的矮小与缺陷，正如面临朝阳的晨露，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它存在过。

鲁迅曾在七十年前期待过自己的文字能够速朽，但今天的人们，却又在续写着它。虽然，人们还远远跟不上他的踪迹。但一样的明与暗，一样的生与死，一样的彷徨于无地。在乔木不得生长的地方，野草便是生命的期冀。

我们奉献的只有粗糙与荒凉，留给“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不要责怪它是残缺的、怪异的，只要土地还存在着，我们便会泛出新绿。

目
录

分享诗情(1)

小 引(1)

《清明雨——亡妻陶怡廿二年
祭》(胡昭)(2)

《我》(冀访)(4)

《只因——关于一个女革命者的
断想》(朔望)(6)

《肖像》(金克木)(8)

《白官的蟋蟀》(刘荒田)(11)

《时间的脚步》(蔡其矫)(13)

《晚霞, 心灵留恋的苍茫》(孙越
生)(16)

《初夏——怀念一位友人》(彭燕
郊)(19)

《无名英雄》(杜运燮)(21)

《南湖短歌》(周定一)(24)

《斯人》(昌耀)(27)

《玫瑰花盛开》(梁小斌)(29)

诗里诗外(32)

诗里诗外谈(32)

致读者

——为将在西班牙出版的

《中国 80 年代诗选》作(40)

中法大学“新诗社”始末(40)

致庄严信(摘录)(46)

远在天边又近在心中的诗

——关于索菲娅的诗话(47)

致李芒并汉俳二首(56)

致刘梦芙(57)

致李成(58)

致邢子墨(62)

听舒婷诗歌音乐朗诵会(63)

吴祖光的一首诗(63)

杜运燮式的发现(65)

冯至先生的遗墨(71)

每个中学生都是诗人

——致南京师大附中吴非老师(76)

读吴岸(77)

读米福松诗稿(81)

我的朋友普希金(83)

谁说今天无好诗?(85)

瓜甜瓜苦(89)

你写日记吗?(89)

第一篇作文(90)

我与美文

——为《新时期美文99篇》作(92)

我也要打官司(93)

自叙

——为《作家自叙辞典》作(95)

说“欢迎指正”(97)

《郡燕祥文抄》分卷说明(102)

《人生败笔》序(105)

一个小更正(113)

关于实录(114)

读书人语(116)

卷头卷尾(118)

致《海潮》(118)

读《河之洲》(119)

荐书三则(120)

读《陈伯达传》(123)

读《告别从容》(130)

推荐杂文《高尚与卑鄙的组合》
(135)

读懂东坡(138)

史家之传(141)

《党内有个李锐》序(144)

题康笑宇《不亦乐乎》(148)

题《思忆文丛》(149)

倾听李劫

——《李劫文集》读后感(150)

解读冯友兰(153)

专政年代的记录(156)

为 98 人文百校“活水”行动题词
(159)

《被封锁的消息》序(159)

张扬：人与书

——《第二次握手》序二(161)

说“笑”

——《丁耶笑话录》序(163)

关于唐瑜《克林顿案与文革》(166)

为高旅杂文作序(167)

《孙越生文集》序(169)

为《真声音文丛》作序(173)

想前思后(175)

人何以堪(175)

“毛泽东学”(175)

混沌与顿悟(177)

读书漫想(177)

“十年以后我再遇见你”

——为天津《中学生·语数外》作(181)

偶感(183)

街谈巷议(184)

想到什么说什么(186)

炉边谈片(191)

与幼小者

——为《当代作家寄语青少年》作(200)

又一起文字狱(201)

儿童可识读书乐?(204)

片言只语(205)

也是一个北大人(205)

以苏为镜(208)

分享诗情

小 引

有好诗读，一首，乃至一句两句，若酷暑中得沐凉风，焦渴中得饮醇醪，不亦乐乎，能不思与良朋分享乎？

乎乎乎，半文半白，透出酸气。好诗必无酸气，无论新诗旧体。我于诗的鉴赏，不分中外，不分传统和现代，也不分“新”“旧”，不分格律诗和自由诗；分什么呢？只分好坏。或说，好坏亦难言之矣，则我所谓好，就是在某一方面打动我，使我动情，并且感到这是诗人情动于中或独具只眼之作，因而引起共鸣的。

我以为，好诗起码包含着一定的感情和思想的信息，传达给我，我也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好诗必不会

“不知所云”。

我有一首“新体”的打油诗：

我是一首诗
 化为一段云
 不知何处是归宿
 日夜飘浮无定所
 遂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不知所云

《清明雨——亡妻陶怡廿二年祭》(胡昭)

年年四月清明夜
 或早几夜或晚几夜
 ——或接连几夜，都会有
 零零落落的雨点
 来敲我的窗、敲我的门

可是你黎明前悄悄回来了
 认不出这新的家园
 敲门敲窗犹疑而小心
 你要认认家门，寻你的记忆
 留恋着，在窗外逡巡

有什么放心不下，有什么未了的
 人情和心愿
 还是召唤孩子的童年，焦虑与温馨
 当发觉记忆已逝，往昔淡去
 你可失望么，在黎明中消隐？

若是你想回来就随时回来
不管是清明、谷雨、春分
好像你最爱的是清明
——你去也清明来也清明
不要怕惊醒我，有什么要紧

即使醒了，即使一时旧梦难温
就让我大睁着眼睛
听一阵，望一阵
哪怕窗外和窗内
雨纷纷、泪纷纷
也许诗句也纷纷……

1994 年春

这首诗摘自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胡昭诗集《生命行旅》（当代满族诗丛）。

胡昭的诗一向不事雕琢，他习于用有如小溪潺潺的平和自然流利的语调，倾吐他的心情。

我不禁想起苏轼的那阕“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在陶怡不幸而去的当年，胡昭好像没有写什么（或是至亲无文，或是在文革中欲哭无泪），一过二十年，生者已垂老，幼小已成人，就在陶怡的祭日，又是细雨纷纷的清明夜，诗人彻夜未眠，在黎明之际，他还在雨声里替已故的妻设身处地，猜度她种种心思：这喁喁的是对话，更是自语，把淅淅沥沥的怀想诉诸缥缈的亡灵，又体贴着亡灵的迟疑，留恋，焦虑和未了之情。读者亦不胜清明夜雨的凄凉了。

《我》（冀 沅）

最熟悉我的坎坷的是我
 最不能掌握我的“命运”的也是我
 最了解我的隐私的是我
 最不明白我的缺点的也是我
 最忠实于我的朋友是我
 最不肯和我妥协的对手也是我
 我是我的矛
 我也是我的盾
 我的矛能够刺穿我的盾
 我的盾也可挫断我的矛
 我活着只能永远是我自己
 我死了更不会忽然变成别人

1992年7月5日晨

能够正视自己的是勇者，这样的人，才能够说：
 “最不肯和我妥协的也是我”，也才能说：“我活着只
 能永远是我自己/我死了更不会忽然变成别人”。

这首诗印在诗集《灌木年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封面上，大约可以视为诗人冀沅的宣言。

在“方生未死”的1947年，冀沅写过只有四行的
 《今天的宣言》：

鞭子不能属于你
 锁链不能属于我

 我可以流血地倒下
 不会流泪地跪下的

在40年代，冀访写了《跃动的夜》等长诗，也写了许多像这样易于成诵易于流传的短诗；并不都如誓言，如寸铁，也有不少蕴含着青春的希望和纯情，如《雪天》：

什么都披上尸衣了

什么都被活埋了

死亡的死亡了

哭泣的在哭泣吗？

而你知道不知道：

竹笋是不是在冒芽？

冬青是不是在开花呢？

在《灌木年轮》一集最后收有《夜歌》和《短笛无腔》两辑各七首短诗。除了前引的《我》以外，几乎每一首都挂着曾经沧海带来的含盐的泪滴：“我的歌/谁爱听呢？//我的歌/没有声音/问号不少/惊叹号更多”，但他还要跋山涉水，寻觅遗失了的歌声，“最好有一双翅膀/即使找不回那歌声/也能俯视风景”；他看到什么风景？在动物园里，狮子在囚笼踱步，“永远走不到尽头/永远在梦里走向非洲”；他看见在没有亮光的时刻，孩子害怕，但“酒徒欢喜/盗窃犯欢喜/赌棍和卖淫的女人欢喜/阴谋家最欢喜/一切诡计/混淆在黑色里”。但耄耋之年的诗人在忧患中仍然有不灭的希望；他说，不要以为只有布谷鸟、纺织娘才是季节的歌手，夜愈深，愈静，繁复的歌愈响，他听到了“受屈者的呜咽/苦闷人的叹息/病患者的呻吟……”但他也听到了“还有/婴孩们/甜蜜的啼唤”！

历经胡风案以来诸多坎坷的诗人，绝不只歌唱一己的悲欢，请看他短短的五行诗里展现多么开阔的胸怀——

《怀念》：

开阔地带
歌声最宽广
由于这个缘故
风怀念大戈壁
水怀念海洋

《只因——关于一个女革命者的断想》(朔望)

只因一只彩蝶翩然扑到泥里，诗人眼中的世界再不是灰褐色的。

只因一个弱女子的从容死去，沉重的中国大地飞速地转动起来了。

只因当时我没能搭救妈妈，我要学会咬敌人的双手。

只因闺女她是这般死的，老妇人只顾取出长锋毛锥笔，急忙写下几行方正的大字，不发一言。

只因一个好女子的凄然一笑，使我们身边平凡的妻子都妩媚起来。

只因一株玫瑰多刺，所有假正经的屠夫手心里都捏着汗。

只因你牺牲于日出之际，监斩官佩戴的勋章上显出了斑斑血迹。

只因你胸前那朵血色的纸花，几千年御赐的红珊瑚顶子，登时变得像坏猪肝一般可鄙可笑。

只因你名字里有个“新”字，我们喝道：那厮既提不得，不提也罢，免得污了我的口！

只因敌人在你身上拨动了一根琴弦，使九亿人心头不可抑制地回响起复仇的大音。

只因夜莺的珠喉戛然断了，她的同侣再也不忍在白昼作清闲的饶舌。

只因你的一曲《谁之罪》，使一切有良知的诗人夜半重行审看自己的集子。

只因我们曾眼睁睁容忍你戴着钢手铐而去，今后中国工人将监督每一斤黑色金属的用途。

只因你当日无意乞灵于法律，却为后世中国百姓赢得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民法典。

只因你恬静的夜读图，孩子们认识了勇气的来历。

只因你沉思的慧目，中国三代便触电似地悚然于革命者的痛苦、美丽、尊严。

只因你是光明，我们痛恨一切黑暗。

只因你的大苦大难，中华民族其将大彻大悟？

此诗刊于1979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诗人为纪念张志新而写。今天的青年、少年、儿童多已经不知张志新是什么人，那末也就弄不懂诗人在这里说的所为何来。中年以上的人如果也渐渐淡忘，印象模糊了，这大约是当日的屠杀者所期望的。然而，张志新真是一个不该遗忘的人。

我在这里仅向年轻的朋友提示一点，即张志新是在1975年4月，在辽宁盘锦大地上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的。赴刑场前她被残酷地割断了喉管！到1979年夏平反昭雪。其他细节，此处不赘。

不久以前，我在一篇读《顾准文集》的感想文字里，摘引了这首诗的片断。有人问起全诗，我认为应该让更多的读者一读，这不仅是“分享诗情”，更是分担诗人那愤懑而负疚的诗思，重温——重新面对那无论如何都不可回避的历史。在像张志新这样以自己的生命殉自己的思想的牺牲者面前，浑浑噩噩简直就形同犯罪了。